



青料“堆峰”

□ 本报全媒体记者 胡光华

景德镇，千年瓷都，堆峰，赣西北小村。

堆峰和景德镇相距三百多公里，却因青花结缘，牵手走过五百年光阴。一代代堆峰人，将捡来的石子青原矿或煅烧后的青花钴料(青料)，源源不断运往景德镇，再将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器运出瓷都。

在青花瓷的世界里，青料是那抹令人心悸的蓝色的灵魂。堆峰人因为青料，在景德镇青花瓷烧制史上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直至今日，堆峰的青料，依然不断供应给瓷都青花瓷生产。

走进堆峰，穿越时光隧道，一个鲜活的村庄从历史深处走来。



1

明正德十年的《瑞州府志》“物产”记载：“无名子出天则冈，景德镇用此绘画瓷器。”十年前，元青花研究专家、高安市博物馆原馆长刘金成据此产生了溯源想法——国产青花料主要有珠明料、浙料、石子青、平等青，当时瑞州府下辖高安、上高、宜丰，天则冈产石子青(无名子)，它具体位置何在?

后经调查访问，刘金成得知，天则冈位于今上高县工业园区一带，他还找到了上高县新界埠镇堆峰村的晏木然老人。老人10岁就跟着祖父晏文星到本县的则冈、堆峰村，以及高安、宜丰等地捡石子青，然后煅烧成熟料，卖给景德镇的窑厂料行，作为生产青花瓷的矿物颜料。老人说，那时堆峰不少村民到全国各地地捡矿料。当天，刘金成从晏木然手中购得上等青料，作日后研究之用。

2019年，刘金成陪故宫博物院专家再次来到堆峰村，开展青花钴料产地调查，并在山上拾得石子青。这也印证了宋应星《天工开物》中有关青花钴料的记载：“此物不生深土，浮生地面，深者掘下三尺即止……”

堆峰村，因为青料的缘故，开始更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

记者慕名来到堆峰时，晏木然的儿子晏学荣向记者展示自己煅烧的青料。“石子青从山上捡下来，经过淘洗、分拣，再煅烧变成灰黑色，加水研磨成浓墨状，就成为绘瓷的青料了。用它给瓷器绘画后，再附上一层透明的釉，经过1300摄氏度的窑火烧制，灰黑色的花纹就变成美丽的蓝。”这种惊人的色变，是因为天然青料中的氧化钴产生了化学作用。青料中钴含量越高，烧制出的青花瓷蓝色越鲜艳亮丽。

堆峰人捡拾和煅烧青料的历史有多长?明正德十年《瑞州府志》和《天工开物》相关文字的记载，证明堆峰人与景德镇陶瓷行商的生意至少延续了五百年，甚至更长也未可知。

作为全国元青花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刘金成曾用堆峰生产的青料在景德镇做实验，烧制出来的青花瓷达到了元代青花瓷类似的效果。“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元青花采用的是进口苏麻离青，但我们实验结果表明石子青也能达到同等效果。”假如元青花采用的是石子青，那堆峰的青料历史又将向前翻几页。

对于堆峰人来说，这座村庄的青料历史长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与青花瓷相伴相生的商帮文化，已深深融入他们的生命。今年83岁的晏木然老人告诉记者，有关堆峰青料的事，代代相传，从明代嘉靖四十年开始，有堆峰人开始常驻景德镇，从事青料原矿的收购、加工、制瓷等。到明代后期迎来鼎盛期，堆峰人成立商帮，购地置办房产，开料行、办会馆，逐步在景德镇形成“堆峰街”。

历史总是有迹可寻。明代中后期，景德镇民窑快速发展，各工种分工精细，配套产业逐步完善。《天工开物》记载：“共计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细微节目，尚不能尽也。”清代督陶官唐英在《陶人心语》中自序：“其人居之稠密，商贾之喧阗，市井之错综，物类之荟萃，几与通都大邑。”

于是，当时景德镇开始形成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社会形态——行帮组织。与景德镇往来密切的堆峰人，在时代熔炉中建立自己的商业组织和架构，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他们在瓷都建立商帮的同时，也在家乡置办下丰厚的家产。



2

百年光阴，沧海桑田。景德镇在一代代窑工的汗水中不断改旧换新。

堆峰五百余年的青料史，村民在景德镇买过多少土地、起过多少房产，已无从考证。但时至今日，“堆峰街”的故事，在村里妇孺皆知。

晏木然从小跟着老辈人四处找料，最远到过云南。“我爷爷为了捡珠明料，在云南宣威那边生活了将近十年，还讨了当地老婆。”晏木然记得，那时堆峰人在景德镇董家岭、戴家弄、钟家弄等地，还有料行、窑厂、商铺。但那时“堆峰街”早已没了往日的规模。

这也许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天然矿物青料，早已被化工颜料所取代。晏学荣说，他煅烧的青料，主要用于仿古瓷或是高端艺术陶瓷的制作，需求量大不如前。如今，堆峰捡石子青的村民屈指可数，懂得青料煅烧技艺的只有晏木然、晏学荣父子。

父子俩坚守这门技艺，与千年瓷都一直保持着联系。

晏木然始终有个执念，希望在景德镇的巷弄中，找到祖辈遗留的物证。“上世纪50年代，我见过堆峰人在景德镇买的三张地契，也知道三幢房子的位置，后来地契不知怎么弄丢了。10多年前，又专门去了两次景德镇，发现那些地方变成马路和楼房了。”

令人惊喜的一件事儿，发生在2017年。村民在拆一间旧房时，从墙缝里发现一张由牛皮纸包着的、民国38年颁发的《土地所有权状》。它的所有人是晏钦明，地块坐落于钟家上弄，地

号、面积、地价、四至、附图标示得一清二楚。它成为堆峰与景德镇产生现实联系的重要物证。遗憾的是，堆峰村民到景德镇查找这幢建筑，已不见踪影。

如今，虽然堆峰人在景德镇已无遗址可寻，但他们在瓷都留下了辉煌的往事。有一些村民长期留驻景德镇，繁衍生息，开枝散叶。晏学昌自从到了景德镇就再也没有回家，他的儿子晏友成继承衣钵，在陶瓷料行做事，孙子也在景德镇从事青花瓷器绘画工作。“几百年了，有些堆峰人早就成为景德镇人。”晏木然说。

88岁的晏令德告诉记者，爷爷晏钦明因陶瓷料行、印染店、茶叶店生意风生水起，在景德镇置办房产，在堆峰也建起9幢房屋，其中有2幢建筑至今保存完好，因为融入西方建筑风格，被村民称为洋楼。依托青料等生意，堆峰人积累大量财富，陆续在村庄规划建设私家宅院，同时开商铺、办书院，堆峰因这些建筑群而闻名四方。

在晏令德的记忆里，早前的堆峰建筑井然，宅院相接，院落之间石板铺路，小径巷道幽深，村内排水系统极富巧思，体现了堆峰先人的眼界和见识。其中有幢老宅规模令他印象极深，那幢房屋是乾隆年间任孝感知县的晏善澄所建，屋内有大小立柱100根。此建筑可惜在一场大火中消失殆尽了。

堆峰祖辈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创下的基业和留下的高宅大院，却在土高会战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国民革命军74军退守，军长王耀武率军驻扎堆峰，村民将私宅让给军队使用，并尽可能提供各种生活物资。第74军战时医院、第51师战时指挥部就设在堆峰。那段硝烟弥漫的抗战历史与堆峰青料历史相融，成为当地佳话，流传至今。

“堆峰的故事，需要认真去挖掘。”当然，摆在堆峰村两委面前的紧要事，是抓紧修复现存的古建筑。由于缺少资金，当地政府借助村内抗战遗址，为2013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6幢古建筑申请了专项修复经费。如今，第74军战时医院旧址、第51师战时指挥部旧址、中国军队驻军旧址群等6个国保单位均已修复。

余下的12幢古建筑，只能暂时以残垣断壁的面貌，接受人们的注目。

为了传承青花釉料煅烧技艺，2021年，上高县将其列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晏学荣成为非遗代表性项目青花釉料煅烧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现在，堆峰利用大夫第建成了小型的青花釉料展示馆。每当有游客参观或学生研学，晏学荣都会详细介绍堆峰的青料历史和人文故事。

晏学荣介绍，以前石子青煅烧用木炭，现在改用电炉，煅烧时间需持续10小时以上。要烧出高品质的青料，对炉火温度、煅烧时长都有严格要求，这些全凭个人经验。“现在没人愿意学了。”晏学荣说，他希望能将青花釉料煅烧技艺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让更多人知道堆峰，了解堆峰。

上高县文化广电旅游局干部晏国莲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初期，堆峰从事青料煅烧的人还有不少，一年生产青料约五六千公斤。现在从事青料煅烧的只剩晏木然、晏学荣父子，年产量大大减少。但这门技艺不能断了，目前，县里准备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青料“堆峰”，期待这个小村能持续讲好自己的光阴故事。



堆峰村航拍图。晏思敏摄



3

在堆峰行走，目之所见已无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大夫第、洪公家祠等18幢建筑散落其间，但大部分已倾圮颓败。往日幽深纵横的石板路，已旧迹难寻，只剩大夫第周边不到百米的石板路面，散发着黑铁般的光泽。

新界埠镇文化站站长廖廖明记挂着堆峰的这些古建筑，以及附着在这些沉默不语的建筑之上的人文历史。他认为，这些建筑承载着堆峰人千百年来形成的商帮文化，在乡村建设中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为堆峰人，村党支部书记晏俊华也在思考：如何修复现存的古建筑，如何擦亮堆峰青料的历史文化，如何讲好堆峰故事?

事实上，堆峰人敢为人先、守望相助、开放包容、重义轻利的文化品格，在这座赣西北小村是有迹可寻的。没有敢为人先，就没有堆峰数百年的青料历史;没有守望相助，就没有景德镇的“堆峰街”和堆峰商帮。在明清时期，堆峰人就把商业触角延伸至南亚，在家乡建造房屋吸纳西方元素(窗户采用西式建筑风格)，这些无不体现了堆峰人开放包容的品格。

“重义轻利也是显而易见的。”晏俊华介绍，土高会战那段历史就不用说了。堆峰无洪姓，村中的洪公家祠，更是堆峰人重义轻利的生动见证。清代晏国用、晏国宝、晏国义三兄弟创立三泰商帮，专事青料生意。他们在押货途中救下广东商人洪公，后感动于洪公的馈赠，在堆峰专门为其建造一座家祠。



视野

当顶流们打开非遗视频创作新副本

□ 本报全媒体记者 钟秋兰

传统与现代，过去与未来，非遗的花火炫目而又让人心驰神往。

不久前，2025年非遗视频创作大会在婺源婺女洲景区拉开帷幕，这场以“视界非遗 创见未来”为主题的活动，首次将200余位非遗传承人与近百位年轻非遗视频创作者集结成队，试图用镜头为非遗“破圈”找到新解法。

老手艺撞上小屏幕

曾几何时，传统非遗常面临“博物馆式”困境，而当下的一些非遗传承人通过视觉叙事与场景重构，赋予非遗以鲜活的生命力，尤其是短视频、纪录片、直播等影像媒介的崛起，正以颠覆性力量重塑非遗传承的路径。

这场大会的“青年非遗视频创作哺育行动”更直接搭建桥梁——六大平台提供流量扶持，现场聘请导演、演员徐峰和短视频博主李子柒担任非遗推广大使及青年非遗视频创作哺育行动总顾问，解决传承人“不会拍”与创作者“缺素材”的痛点。

顶流加入，是引路也是点燃。“‘非遗视频创作哺育行动’是构建非遗传播新生态的‘播种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会长王晓峰表示，非遗视频创作大会的举办就是为非遗传承人和青年视频创作者构建一个交流互鉴的广阔平台，为非遗项目提供展示与传播的重要窗口。

我们看到，青年创作者正成为非遗传播的生力军，很多年轻人学习李子柒，成为李子柒。博主“南翔不爱吃饭”曾因一条“炭花舞”视频火爆全网，让湖南隆回的非遗技艺从深山走进千万网友的屏幕。另一位创作者“归乡人山白”用近500天时间复刻古法徽墨，从割漆到打墨，上百次的失败之后，最终以一条6分钟视频获赞900万，将冷门技艺变为文化共鸣。

非遗传承人也在主动拥抱新媒介。大会期间，婺源甲路油纸伞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戴根盛与婺女洲艺术团联袂演绎《伞影春秋》，以伞为媒，呈现江南烟雨雨匠之美;峨眉派女子功夫团创新编排的《武韵峨眉》，将传统武术与现代舞台技术融合，刚柔并济;昆曲《牡丹亭·寻梦》选段与非遗滚灯表演《炭炭灯火》则分别以婉转水磨腔与流光溢彩的技艺，展现非遗的灵动与诗意。

好内容对上新脑洞

“创新”成了非遗活态传承的关键词。

从“单打独斗”到“双向奔赴”，非遗传承人与视频创作者看见了彼此的光。

“影视与非遗的跨界创作本质上是一场接力赛，讲好故事是核心。”在“非遗视频创作大师课暨经验交流分享会”上，徐峰以电影语言类比非遗传播：“当微距镜头以每秒120帧捕捉苗族银匠敲打火星，非遗不再是静态标本，而是工匠精神的动态表达。”他强调，非遗视频需要“重新编码文化基因”——通过短视频传递其与人的情感联结、与环境的共生关系。

他建议创作者从时间、地点、人物、情节四大叙事要素切入，例如通过展现广彩制作的季节性(如晾晒场景)、地域性(如岭南自然风貌)以及匠人的生活细节，构建非遗的立体叙事。

“观众渴望看到的，不仅是一件器物如何诞生，更想知道是谁在赋予它灵魂。这位匠人如何生活、如何思考、如何与时代共处，这些真实细节才是非遗精神传承的内核。”徐峰表示，当下高传播度的非遗视频号，其核心更在于非遗传承人作为“人”的立体呈现。

更多的非遗传承人与非遗视频创作者进行了“内容”与“脑洞”的交流。“神鸟刘玉”拍游神，“国翠儿”讲汉服变装，“白行简”做蜀绣技艺复刻，宁夏秦腔传承人张蕾现场飙歌……一场大会让我们看到非遗传承人与青年创作者的双向奔赴，看到一场传统与现代



受访者供图。

的深度对话、技艺与创意的碰撞。

从“独唱”到“合唱”

承办这样的一次全国性非遗视频创作盛会，“泼天”的流量同时也落到了婺女洲景区的身上。为什么是婺女洲?近年来，正是打铁花、火壶、板凳龙、鱼灯、傩舞等非遗表演，把婺女洲这个年轻的景区推向了极致的中式浪漫。

它同时也带给我们思考：江西非遗，如何做好“独唱”到“合唱”文章?

我们看到，过去一年，江西以制度建设为核心，推动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2024年，《景德镇陶瓷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2021-2035)》获批并实施。江西制定《江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试行)》，对50位国家级传承人及451位省级传承人开展评估，确保传承工作的顺利进行。

我们还看到，非遗正在突破地域限制，在碰撞中激活新生命力。香火龙、客家山歌、板凳龙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非遗小镇、景区，为小镇产业、景区旅游发展注入新活力;样式雷、新余夏布绣、景德镇制瓷技艺等，年年亮相深圳文博会，向世界讲好江西非遗故事。

新媒体赛道上，频频有江西非遗人的身影：新余“竹编老李”，用非遗手艺+短视频的方式，积累上千万粉丝，让新余竹编圈粉海内外;样式雷以古建文博和潮玩为抓手，开展文创联名，推出世界非遗艺术体验，打造“数字样式雷”、科技样式雷、文创样式雷”。

这场“合唱”的背后，是政府、平台、传承人、创作者的四方合力。正如王晓峰所言：“非遗需要‘火起来’，视频正是那把关键钥匙。”

没有一场大风送不走想远行的人。当顶流们以视频为非遗打开新副本，传统文化不再困于时光的褶皱里。无论是“南翔不爱吃饭”的藕丝、“归乡人山白”的徽墨，还是徐峰的镜头哲学、江西的生态实验，都在证明：非遗的未来，属于那些敢于用新语言讲述老故事的人。